

文 革 之 後

意識的邊緣我清醒如戍守的兵卒，祈求著

一個不復掙扎的夢域靜謐，我能夠倚著一枝枝

折斷的紅旗回想，在這黃河岸的衰老地形上

曾經紅旗遍插如一片花季的嬰粟田

呵，我懷疑尼羅河的氾濫帶來穀物與文明的繁茂

為何，我們的只有絕望和逃避，只有因飽蓄著血水

而腫脹，而蓄積著膿汁與菌屍的土地……

（所以我得更廣泛的介入，更嚴密的思考）

彷彿在六六年的冬天，從我仰望不見的

權力集中的雲端撒下了無數綿密的、隱形的繩索

緊緊縛住我肉身

與靈魂的各處關節，呵，於是我也無意識地

隨著擴音器傳來的軍樂起舞了

於是我也高唱著一首首病變的童謠

踏過堆疊的頭顱肢體前往，每一處思考轉彎的地方

張貼吶喊著的標語和口號——那時候

我不知道盲目的狂熱正扼殺著未成熟的理性，

破壞比性愛更具快感；

人性裏獸的成份既經釋放便難以羈絆，

而權力的病毒正挾著年輕的生理衝動

在我易沸的血液裏起了發酵——

最後我登上幻想王國的頂峯宣佈：
這是一個需要燒書的時代……

而鬭爭果然使人類進化嗎？

我眼見脫離邏輯、道德與判斷的中國呈現
一片遼闊無際的，精神的荒原

我們是群群紅色螻蛄餓地傾巢而出，相互攻擊
啃食傾圮的神像和彼此的屍身——誰也未曾留意
我們擎著的原是相同的旗號，腦裏供奉著原是
相同一座遙遠模糊、法力無邊的神祇

（誰給我一個結論呢？）我不明白

殘局的收拾我們會是從棋盤上

被掃落的棋子。自從有人撕走我臂上纏繞的紅巾
從此，我拈熄我的紅太陽。原來

我們只是在歷史的長夜裏被帶領著

一再重複光明與天堂的幻想遊戲——歷史允許被實驗嗎？
這時我記起了一去不返，荒蕪的井田

桃花源也已埋入民族記憶的底層，共同潛意識裏
成為一則永恒鮮明的神話

即使搬動五嶽的土石也無法掩埋；

即使丈量黃河的長度也不足裹屍

文革之後一具具幻滅的鯨軀擱淺在我意識的汪洋裏
迅速地腐朽、生蛆，呵，這夢魘

如巨卵般我的結論在其中掙動，我只有耐心等待
它破殼而出，一如長夜漫漫我們等待

一個燦爛的中國在東方屹立……